

樂亭縣志卷之十三

藝文上

志列藝文亦史體也顧藝文之所以重者載道窮理則聖教以明修政立事則治法以備卽或抒寫性靈揚風扞雅而山川風物燦著於長篇短韻間亦足見人文之盛要必其人其事與茲上相繫屬者始為採錄若夫首列

宸章不特監於前古郁郁乎文而尊

王戴

樂亭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上

一

德之思亦因以寓焉誌藝文分上下二卷其目五

宸章

前代附

奏疏

議辯

序文附

藝文下

謨述

詩賦

宸章

兩京詔令尚矣有韻之文大風宣防而外有唐

貞觀開元御製最爲典則其不得與詩書並稱者治非純王尚論者所由流連於美善之訓也
洪惟我

朝

聖聖相承登三咸五

天文彪炳綸綍昭垂要皆有深仁厚澤藹然惻然流露於日華雲爛之餘而動臣民浹髓淪肌之感
恭錄而弁諸簡端俾人知下邑編氓無時不塵
聖天子清問勤求之雅則服疇食德必有擊壤而歌
樂亭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上

二

帝力者矣

康熙八年六月十七日

諭戶部朕繼承

祖宗丕基乂安天下撫育羣生滿漢軍民原無異視務
俾各得其所乃愜朕心比年以來復將民間房地
圈給旗下以致生民失業衣食無資流連困苦已
極深爲可憫以後圈佔民間房地著永行停止其
今年所圈房地俱著退還民間爾部卽速通行曉
諭昭朕加惠生民至意至於旗下無地亦難資生

應否將古北等口邊外空閒之地撥給耕種著議
文王貝勒大臣會同確議具奏

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

諭戶部朕撫御方夏愛養黎元早作夜思勤求治理
問閭疾苦無時不深軫念欲使民生樂業比屋豐
盈惟當已責蠲租萬姓得沾實惠直隸地方頻遇
旱災小民匱乏宜加恩恤順永保河等處圈佔地
方應徵康熙二十一年地丁錢糧已經詔行蠲免
所有直隸八府康熙二十三年未完地丁錢糧盡

樂亭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上

三

與豁除其順永保河未經圈佔地方及真順廣大
等處康熙二十四年應徵地丁各項正賦俱著免
三分之一爾部速行該地方官通行曉諭務使人
人得被膏澤以副朕勤恤民隱至意如有不肖有
司借端朦溷私行重徵者或經參奏或被告發定
行從重治罪爾部卽遵諭行

康熙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部直隸順天保定河間永平四府所屬地方今歲
水潦傷稼三農歉收朕巡幸所至徧加諮訪聞高

阜之產尚有秋成而卑下之田被潦者多計所收
獲不能相敵雖經勘災頒賑不致化僑失所而須
辦錢糧若仍行徵取則民力匱乏難以輸將朕心
深切不忍著將四府康熙三十五年地丁銀米全
與蠲免用示寬恤其霸州雄縣香河寶坻四處皆
有水道可以轉輸每處著發米一萬石各差司官
一員齎往照彼地時價減值發糶以資民食著行
文該撫通行曉諭俾均沾實惠副朕軫念災黎至
意爾部卽遵諭行

康熙五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諭戶部朕御極以來念切民生時勤宵旰凡巡歷所
至必以編氓疾苦備悉諮詢蓋欲比戶之蓋藏恒
裕三時之水旱無虞斯民氣和樂聿成豐亨豫大
之休也頃者朕巡行口外終過三河等州縣暨永
平府交界地方見今歲秋成豐穩米價稱平惟是
去年雨水過溢田畝間被淹沒朕深加軫惜蠲賦
平糶轉漕分賑貧民使不致失所今者雖復有秋
然僅足支一歲之用恐來年之輸將尚多難繼是

必再沛恩膏始可大培民力著將順天永平兩府
所屬大興宛平通州三河密雲薊州遵化順義懷
柔昌平寶坻豐潤平谷玉田良鄉涿州武清永清
香河霸州大城文安固安東安房山保定延慶梁
成盧龍遷安樂亭灤州撫寧昌黎山海等州縣所
衛康熙五十六年地丁銀二十六萬四千三百三
十六兩零米豆高糧二萬一千六百四十六石零
草九萬四千九百五十束零俱通行蠲免所有歷
年積欠銀九萬三百九十六兩零米豆高糧一萬
六千一百七十五石零草八萬四千四百七十束零
亦並與豁除爾部行文該督嚴飭所屬實心奉行
俾遐村窮谷均沾德意倘有不肖有司借端朦混
私行徵收者察出定行從重治罪爾部卽遵諭行
雍正元年十月初五日

諭內務府直隸省州縣亦可與爾衙門文移往來如
莊頭人等有在州縣地方生事者著該州縣官員
竟行呈報爾衙門爾等查問訓飭若不悛改卽行
斥革著行文直隸巡撫凡有皇莊州縣地方遍行

曉諭至各莊頭交糧時須逐一查問將生事之人嚴加訓飭不肯悛改者卽行斥革

雍正四年十月十一日

諭大學士九卿等直隸地方旗民雜處往往以強凌弱勢力相加而謹樸良民常被欺壓因而相習於強悍之風不知悛改而風俗不能臻於淳厚朕勵精圖治欲四海之廣道德一而風俗同况輦轂之下首善之區尤當整飭化導以爲萬邦之式今欲將滿漢漢軍御史各差二員令其巡查八府地方

樂亭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上

六

凡旗下告退之官員及在屯之莊頭內監之族戚與在籍之鄉紳衿監倘有不安本分凌虐良民不畏官吏恣行暴悍者或卽行懲治或具本參奏其地方命盜案件亦聽其查訪有應在本地方歸結者卽會同地方有司秉公歸結有應奏聞者卽行奏聞務使豪強斂跡良善安居以副朕移風易俗之至意其如何遣官分巡之處爾部定議具奏

雍正六年十月十四日

諭戶部直隸爲首善之地今歲春麥秋禾俱登豐穩

民人樂業朕心深慰但地方有歷年帶徵之錢糧若令閭閻之間新舊並納雖逢豐穩之歲而民力未必寬然有餘因思歷年帶徵之項乃頑戶之所拖欠也明年額徵之項乃衆民之所輸將也若欲使小民共被恩澤惟有將明年之賦預行蠲免則比戶可以均沾查直隸額徵地丁等項二百四十三萬餘兩本地支銷俸工及兵餉驛站等項應給銀二百零二萬兩其應起運者計四十一萬七千八百九十兩著將雍正七年額徵錢糧內蠲免四十一萬七千八百九十兩爾部可確查分數行文該督通行所屬州縣一體敬謹遵奉以副朕愛養黎元嘉惠畿輔之至意倘官吏等私自多徵朦混中飽或地棍等包攬侵蝕作弊藏奸又或有司奉行不善使百姓不得均霑實惠經朕訪聞必重治其罪並將總督司道等嚴加處分

雍正七年閏七月二十九日

諭聞直隸地方有寄莊寄糧之弊往往地寄此處糧寄他處相隔百餘里或數百里之遠卽如宣化府

懷安一縣有人地俱在懷安而寄糧於宣化萬全者有人地俱在宣化萬全而寄糧於懷安者更有現在懷安納糧而寄地於順天府之寶坻豐潤三河相隔五百餘里者在徵糧者則鞭長莫及而寄地者則彼此無關脫漏欺隱之弊勢所不免地方有司實難稽察催徵朕之所聞如此著直隸總督詳細確查若果有此等應作何更正改隸之法著該督悉心妥議具奏再直省如有似此寄莊寄糧者著該督撫亦詳察酌量定議具奏

乾隆二年四月十八日總理事務王大臣奉

上諭今年春夏以來京師畿輔雨澤稀少而山東地方亦有缺雨之郡朕亦屢降諭旨多方籌畫以爲先事之備今思節近小滿甘霖未降麥秋料已失望民心未免惶懼除已經降旨緩徵外著將直隸通省今年應徵地丁錢糧蠲免七十萬兩山東通省今年應徵地丁錢糧蠲免一百萬兩俾民力寬舒民氣愉暢如將來仰蒙

天祐霖雨普施秋成不致歉薄則閭閻霑朕格外之恩

亦加惠元元之誼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嗣後如得雨稽遲有妨農事則應行賑恤等事仍應加意辦理毋使一夫失所該督撫當仰體朕宵旰焦勞惠普黎庶之心督率有司敬謹奉行務使小民均霑實惠並出示通行曉諭知之

乾隆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內閣奉

上諭朕念切民生時廬宵旰或各督撫陛見或遇司道各員請訓務以編氓疾苦備悉諮詢惟期海隅蒼生培固元氣庶臻家給人足之風比年以來畿輔地方屢遇歉收而江南舊年被旱尤甚此皆朕之不德以致

上蒼示警遂使吾民有乏食之虞朕甚恤焉今幸賴

上蒼恩祐各省春雨頗周足資耕種今念三省之民幸有以安其心尚未能復其舊其被災處所旣已蠲賑頻施屢頒諭旨茲當開徵之期在被災者固屬艱難而未被災之地同在一省雖有輕重之分而乏食受困則一用是特頒諭旨將直隸總督所屬今年地丁錢糧蠲免九十萬兩蘇州巡撫所屬今

年地丁錢糧蠲免一百萬兩安徽巡撫所屬今年地丁錢糧蠲免六十萬兩該督撫務將朕旨家喻戶曉俾閭閻均受實惠庶幾和氣致祥以仰答上天之恩而培民生之本倘有貪官污吏借端苛索或私行徵收者該督撫不時察參該部遵諭行

乾隆十年六月初十日奉

上諭我朝

列聖相承深仁厚澤無時不加意培養元元以期家給人足百年以來薄海內外物阜民康共享昇平之

樂亭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上

十一

福朕臨御天下十年於茲撫育蒸黎民依念切躬行儉約薄賦輕徭孜孜於保治之謨不敢稍有暇逸常守節用愛人之訓凡以爲民也今寰宇敕寧旣鮮糜費之端亦無兵役之耗所有解部錢糧原爲八旗官兵及京員俸餉之所需計其所給較之宋時養兵之費猶不及十之一二至於各處工程爲利民之舉者亦祇取給於存公銀兩卽朕偶有巡幸賞賚所頒亦屬無幾是以左藏尚有餘積數年來直省偶有水旱朕加恩賑濟多在常格之外

如前年江南被水撫綏安插計費帑金千餘萬兩
凡此皆因災傷補救而沛恩澤者朕思海宇乂安
民氣和樂持盈保泰莫先於足民况天下之財止
有此數不聚於上卽散於下仰惟我

皇祖在位六十一年蠲租賜復之詔史不絕書又曾特
頒

恩旨將天下錢糧普免一次我

皇考旰食宵衣勤求民瘼無日不下減賦寬徵之令如
甘肅一省正賦全省豁免者十有餘年此事外所

樂亭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上

十一

共知者朕以繼志述事之心際重熙累洽之候欲
使海筵山陬一民一物無不均沾大澤爲是特降
諭旨將乾隆丙寅年直省應徵錢糧通行蠲免其
如何辦理之處著大學士會同該部卽速定議具
奏

乾隆七年九月十一日

御製直隸秋收倍常憑輿有喜因示衆官

撫字心勞爾我同西成欣閱輿車攻應籌教化緣
加富莫弛憂勤恃屢豐路不拾遺非邳治

路不拾遺美政

也而有偽野多滯穗始淳風清時不貴催科巧依
爲者故云 養還期盡爾衷

乾隆八年十月

御製咏伯夷叔齊

軒冕泥塗是本腸肯容儒雅污冠裳薇苓依舊西
山岫頑懦羞登夫子堂只爲心慚宗異武敢將口
實罪歸湯豈爭隴右還蒲左天下清風盡首陽

乾隆十九年 月

御製咏伯夷叔齊

樂亭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上

十三

得聖之清孰與齊首山途便此憑躋爲傳公信及
公達底較遼西復隴西何事宋朝錫圭冕可知夫
子視塗泥史遷慨美青雲士未識浮名本科梯

附

元至元十八年封先聖伯夷叔齊

蓋聞古者伯夷叔齊逃孤竹之封甘首陽之餓
辭爵以明長幼之序諫伐以嚴君臣之分可謂
行義以達道殺身以成仁者也昔居北海之濱
遺廟東山之上休光垂於千古餘澤被於一方
永懷孤竹之風庸示褒崇之典於戲去中國而

辭周粟曾是列爵之可縻揚義烈以激清塵期
於世教之有補可追封伯夷爲昭義清惠公叔
齊爲崇讓仁惠公

明萬歷十年贈太子少保王好問誥

臣以盡職爲良崇卑無間國有酬庸之典終始
不遺既往勩之有徵豈追錫之可靳爾原任南
京戶部尚書王好問耿介之資純明之識起家
甲第歷任憲臺露簡敷陳共推蹇諤升車揚激
獨秉風裁平刑播廷尉之聲考牧著罔卿之績

擢容臺而忠祀司喉舌以納言周旋卿貳之崇
典領南臺之重念茲留計畀爾地卿有憂民體
國之誠心有正己率人之令望方深倚眷遽乞
優閒迨茲哀訃之來閔式慨老成之凋喪緬維
舊德爰霽新恩茲特贈爾爲太子少保錫之誥
命於戲司徒敷典茂揚八座之名宮保升華特
峻三臺之秩如存英爽服此明綸

萬歷二十年封知縣潘敦復勅

盧龍爲京師左輔瀕海隣夷惟見明察之長忠

信之師綏奠而煦休之爾樂亭縣知縣潘敦復
性資醇謹才詣敏明一對臨軒三領巖邑中州
棠棣尚存蔽芾之陰東海桑麻益播循良之譽
可謂祗厥官已用是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
項者島夷弄兵波臣告急惟朕不忘東顧尚其
容民畜衆曲軫周防俾閭井救寧蒸庶樂業朕
且有嗣畀焉欽哉

天啓元年封知縣劉松勅

永平故稱邊郡而樂亭尤逼近山海邇以邊方

弗靖羽檄紛然征調不息非精敏有幹辦者莫
與茲任適當單慶其有遺焉爾樂亭縣知縣劉
松沉心峻宇雅度弘猷發跡賢科珮符巖邑以
旱澇頻仍之日當鼓輦屢震之秋撫字催科極
盡調劑之妙飛芻輓粟克襄騰飽之資邊需靡
所不供海運必求其濟一心欲嘔百度維新捐
俸以足縣官鼓民而使終事莫敢弛於夙夜寧
有愛於髮膚允是循良有禪時政是用授爾階
文林郎錫之勅命夫循吏卽善撫民而時值多

艱遂難展布才吏卽能揮霍而體悉民隱或苦
不周以爾兼有其美具徵風格矣尚殫爾心以
需殊擢欽哉

奏疏

都俞吁咈誌美虞書蓋一德一心所以成喜起
明良之盛後世違弼時聞於是有繪圖而告力
等回天補牘而陳功同渙汗主德民依均有賴
焉樂亭雖蕞爾區然郡屬股肱邊塞海疆利病
動關國是而前志罕有及者闕畧非細故也茲

樂亭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上

五

故輯而存之以爲留心民瘼者之一助

請更永平鹽法疏

本朝

劉鴻儒

撫寧人

題爲畿東行鹽之法未善請

旨釐正以資民用以無損

國課事

臣

竊惟鹽政之設因民生日用之需取天

地自然之利必使上能裕

國下不厲民始堪爲經久不易之策也如江淮諸

處水陸四達產多食廣商人資本富厚招中銷

引自屬成法惟

臣

鄉永平所屬州縣地方無幾

食鹽止取給灤昌樂瀕海諸處產亦無幾惟產與食一隅亦自相準自明季

清初以來行販流通郡邑悉地方有司給票收其正稅禁遏私販名爲包課而課亦不至失額民頗便之忽於順治四五年有等無藉棍徒規時射利亦借納銀銷引之名投認鹽商力承課稅所司自易信從一自納銀之後遂於每州縣居要地方各張鹽店一區行販悉行禁絕小民居止不齊卽有買自隣近店中者亦坐以私鹽首

告胥遠近而惟一區是資已屬艱苦况其以振吭自恣價憑自定數倍於昔至於升斗抑勒尤難悉狀以致民間咸稱不便怨讟叢生至有寧甘食淡而不肯一窺鹽店者矣如此專利病民卽使

國課足額已非善計乃諸人本屬赤手貧棍實無蓄貯多鹽可售不過初由借債以支撐意圖取償於重價然價既騰踊買者自少所謂貪賈三倍勢所必至也及於年例應輸額課依然拖欠

封納不前竟至公私交受其困矣平時有司以承課有人不復管理及至銷引不及納課失期復以干已考成從而爲之代納則其累及於有司者又如此昔人云塞人之養而隘其途猶云將以取利也今此一事而上下咸屬不便乃爾則將安用此坐店之鹽商爲哉臣請

勅部察其積弊將畿東鹽店盡行裁革所有當發額引仍責令有司支領給票通商禁止私販務俾正課足額而民間亦不致苦窳庶公私兩便之

樂亭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上

七

道也此事止一隅似屬細故以臣鄉見聞最真不敢不以上聞如果臣言不謬祈

勅部議施行

直陳旗民圈占疏

總督

朱昌祚

山東人

竊見七旗具告當年圈給近畿州縣地土內有水磧不堪積荒難種蒙

皇上軫念旗下艱苦特遣都統貝子溫齊等遍歷州縣村庄將原給各旗地土勘明可以耕種及不堪荒棄並鑲黃旗地比別旗地甚不堪者分別

具疏請

旨乃荷

皇上洞鑒 勅部查議將鑲黃正白兩旗地土房屋酌議圈換專責戶部尚書臣蘇納海侍郎臣雷虎會同臣與撫臣王登聯商議圈丈臣奉文星馳住劄薊州野外露處帳房每日督率道州各官公同部員旗下章京牛彖從城壕邊圈起由近至遠照牛彖所管彼甲壯丁次序晌畝將房地逐一圈丈迄今將及一月茫無就緒蓋其挨

樂亭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上

六

圈過地畝仍有肥瘠不同各旗官丁視擇厚薄相持不決而被圈夾空民地又哭愬失業殆無虛日臣目擊旗民並困情由不敢不據實剖陳於

皇上之前仰祈

睿裁採納臣之愚悃也伏念直省州縣田地之磽薄膏腴賦稅之上中下則原自異同豈能盡美都統貝子溫齊等親勘七旗舊給地畝同村共井之內卽有肥瘠參差分別甚明祇因鑲黃旗下

地畝甚不堪酌議更圈又以正白旗下地畝當日分撥不符

祖制次序故令兩旗更正地土欲其相安垂久之策也

但臣見鑲黃旗行圈正白旗薊州地畝皆嗷嗷

有辭其情不一或因新圈地土瘠薄反不如舊得原地肥美者或因本旗舊地不堪今圈得新地仍最不堪者間有所得舊地薄而新地厚者永受無言矣其有所得舊地厚而所換新地薄者觀望吁嗟矣臣窺旗下本意口雖不言心實

樂亭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上

五

不樂有此易地之舉卽今勉強撥給或苟且隱忍難必其異日不出而告苦又如今日重煩皇上一番之經畫也臣因親閱薊野地畝窪下者多若遇水澇甚於他區別州縣臣未能周知若薊境肥地原少茲又奉

旨清除

朝廷莊頭並投充納錢糧莊頭及包衣牛畝及額駙下莊頭等項地畝俱准免圈外則所存瘠薄者多無恠乎其相率愁嘆苦形於色也今初圈鑲

黃旗地畝人心如此至圈正白旗地畝又概可知矣臣思安土重遷事非所願况兩旗滿洲蒙古烏金超哈各官及披甲壯丁原分得舊處莊地房屋二十年來相安已久靡不有父母墳墓在焉一旦因更易房地豈能互相移徙又值此隆冬各旗都統同章京牛采帶領披甲壯丁沿鄉遶村樓止廟宇草舍曠日持久守候行圈而窮兵裹糧食盡不免饑寒種種情狀難以盡述此旗下困於易地之苦情也臣又見州縣百姓

自聞奉

旨圈佔夾空及開墾成熟民地所在驚惶奔想自露處野外以來每日據士民環門哀籲有稱州縣熟地昔年圈去無遺今之夾空地土皆係圈剩荒蕪窪下年來招墾成熟當差辦稅者有稱關廟大路鎮店房屋所居人民皆承應墊道搭橋擺渡修塘以供

皇陵運料車輛及一切公差雜役者有稱新經被圈地之家卽令搬移別住無從投奔者有稱時值嚴

寒扶老携幼卽遠徙他鄉又恐地方官疑以逃
人不容棲止者有稱祖宗體骨父母邱塚不忍
拋棄者哀號乞免一字一淚臣雖一一慰諭第
閱其情辭失業可憫觀此景象繪圖難形此又
百姓困於圈地之苦情臣職在安民而民隱至
此分所當言曷敢壅蔽不以上聞乎若兩旗更
換地土出自

廟謨非

臣

可得越職言事惟是

臣

遍察薊州及廣詢

遵化等應換州縣壯丁投充地畝並夾空民人
耕熟地畝自本年秋收之後一聞奉

樂亭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上

三

旨圈換盡數拋荒不耕方圓四五百里今冬二麥全
無播種明年初夏安得有秋且時已仲冬雖各
官現在分途丈量約計行圈竣事難以定期明
春東作又必失時則來年秋收又難望矣京東
郡邑旗下換地兵丁州縣失業窮民合而計之
不下數十萬田地荒蕪糧草盡絕資生奚賴豈
無挺而走險者萬一地方有事此臣之責任所
關又安敢畏忌越分建言不以上聞乎臣忝爲

朝廷封疆大吏奉

命會商圖丈地土既見旗下民人並困如是明知不言
言冥心坐視則大負

皇上任使鴻恩此臣義所不敢出也故罔避斧鉞據
實冒昧披陳恭請

皇上斷自宸衷毅然停止庶俾旗下官丁各遂所願
得以仍守故土而不致有後來告苦瀆擾事端
所繫非淺尠也至於京東州縣一十二城老幼
男婦億萬生靈獲免流離播遷皆沐

樂亭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三

皇上浩蕩全生之德奕世無疆矣其部覆都統貝子
溫齊等勘實鑲黃旗甚不堪地畝若遇旱澇荒
年應否少加優恤伏乞

勅部確議定奪非

臣

所敢擅議也

敬陳京東水利疏

怡賢親王

竊河道有經有緯而緯常多於經所以資節宣
利挹注也臣等力勘京東之水若白河若薊若
溲以及永平之灤河皆經流之最大者白河爲
漕運要津農田之蓄洩不與焉然河西曠野平

原數十里內止有鳳河一道自南苑流出涓涓
一帶蜿蜒而東至武清之墩上村斷流而河身
淤爲平陸此外別無行水之溝亦無瀦水之澤
一有雨潦不但田廬瀰漫卽運河堤岸亦宛在
水中矣查凉水河源自京城西南由南苑出弘
仁橋至張家灣入運請於高各庄開河分流至
墩上循鳳河故道疏濬由大河頭入仍於分流
之處各建一閘以時啟閉庶積潦有歸且可沾
溉田疇而於運道亦無礙也運河之東則香河

其下爲寶坻沿河堤岸坍塌屢爲二邑之災應
飭河官及時修築高厚並於牛牧屯以上斜築
長堤一道以障上流之東溢則香河寶坻無運
河之患矣再通州烟郊以南之水皆滙於窩頭
分爲二股一股南入運河一股東流經香河縣
之吳村滙於百家灣入七里屯達於寶坻查七
里屯以上大半淤塞地皆沙鹵難以開鑿若將
南流一股疏通深暢則窩頭經流歸於運河分
入香河之吳村者無多少加濬導則亦可免冲

溢矣又夏店之箭杆河經香河東北入寶坻之溝頭疏濬導流於寶坻城南會七里屯之水東入八門城達於大河庶水有攸歸不致漫溢爲害且潮水自八門城逆流入河於農田亦有利焉寶坻之西北攘接薊州薊州運河自三臺營會諸山之水東南至寶邑會白龍港又南經玉田豐潤合溲水達於海河身深濶源遠流長所謂棄之則害用之則利者也臣等愚見請先築河堤務須高厚永保無虞然後於下倉以南建

石橋一座橋空下閘壅水而升之注於兩岸以資灌溉多開溝洫自近而遠縱橫貫注用之不乏矣溲水又名還鄉河發源遷安之泉莊噴薄汹涌懸壁而下旣入平地則委折蛇行土人有三灣九曲之稱自康熙四十二年決運河頭奪流而西至雍正元年始塞決口挑引舊河然河道狹而堤堰卑東決則淹豐潤西決則淹玉田二邑士民請展狹爲廣改曲爲直其說近是然以建瓴之勢奔放直瀉恐下流益滋冲潰之患

似應酌量於甚曲之處如劉欽莊王木匠莊各開直河一道其舊流亦無令壅塞俾得兩處分瀉堤堰之偏近河身者擴而廣之再加高厚可無冲决之患至沿河一帶建閘開渠數十里內無非沃壤土人動言涇水湍急爲患不知敗稼之洪濤卽長稼之膏澤凡潰而爲害者皆分而爲利者也現在近河居民引流種菜千畦百隴在在皆然曾未見利於圃而有不利於農者在玉田本屬稻鄉藍泉水出藍山西南流入薊運

夾河瀦水爲湖伏秋山水暴發河與湖平一望瀰漫應將河身疏通深廣東以隄防西北另開小河一道引山澗汗漫之水入河不流使湖無泛濫而南湖內外田地均沾灌溉仍於湖心最下之處圩爲水櫃以濟泉水之不足其利可以萬全又泉河發源小泉山東流會孟家泉煖泉達於薊運河現在引流種稻所當搜滌泉源多方宣播以廣水利者也豐潤負山帶水湧地成泉疏流導河隨取而足誌乘所謂豐澤潤美邑

之得名非虛也臣等力勸所至如城東之天宮寺牛鹿山鐵城坎以及沿河沮洳之處或疏泉或引河可種稻田數百畝多至于餘畝而止惟縣南接連大泊一帶平疇萬頃土膏滋潤內有王家河汊河龍堂灣泥河其四道皆混混源泉春夏不涸王家河汊河流入大泊龍堂灣泥河西入薊運河而田疇不沾勺水之利爲可惜也應請滌其源疏其流壩以壅之堤以蓄之東北引陡河爲大渠橫貫四河而中間多開溝洫度

陌歷阡澗洄宣布數十里內取之左右皆逢其源澇則田水達於溝溝達於渠渠會於河河歸於大泊廣八里長方十餘里若於東南穿河導入陡河以達於海而泊內可耕之田多矣陡河卽館水源自灤州之館山東流遶縣境而南旁河村庄曰上稻地下稻地南曰官渠蓋昔年圩田種稻之處溝塍遺址尚有存者宣各庄以下至今稻田數百頃村農以此多致饒裕若推而廣之沿河堅築堤防多設壩閘以時蓄洩疆理

一循舊跡不勞區畫而兩畝良田不可數計至板橋狼窩舖等處東達榛子鎮一帶流泉大槩入灤州境矣灤州爲永平屬邑永平之水灤河爲大其源遠所從來者高洶湧滂沛推壅砂石旣不可束以隄防亦難以資灌溉然各屬支流藉以滙歸故少漲溢之患而涓瀝皆農田之資如灤州近城之別故河淤塞漫流數十年於茲若照舊疏通不惟城闕不受浸嚙而西南負郭之田皆收浸潤之利城南則有龍溪出五子山

東大泉騰沸流至五官營伏入地中至閭家莊復見卽清河之源也城西則沂河經芹菜山南流折而東又轉而南二河之間地勢平行土岡環之東南一望無際皆可播流而溉也西南則游觀莊之靳家黃坨河引泉可田南則稻河吳家龍堂等處引河可田西北則自沙河驛之東榛子鎮之西龍溪黃崖煖泉會於忙牛河經雙橋而圍山瀑水入之流清而駛地平而潤沿岸一帶建壩開溝無處非水耕火耨之地矣灤州

之北爲遷安城北徐流營湧出五泉合流入桃
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出灤河蠶姑廟泉河與
灤河相接龍王廟之泉頭流爲三里河經十里
橋而南夾河皆可田黃山之麓一泓湛然浮沫
如珠西漾入石渠渠畔皆清泉噴湧卽還鄉河
所自出也自泉莊至新集五六里兩岸地與水
平播之可種稻田百餘頃且可分還鄉河上流
之勢灤河經府治之西青龍河會焉青龍河卽
盧水縣以此得名境內崗巒起伏地高水深難

樂亭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上

天

以汲引惟縣北之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
泉漫溢四出至張家庄一帶皆可挹取爲樹藝
之利他如撫寧昌黎樂亭以及遵化三河等州
縣_臣等未及遍歷然按圖考誌大抵水澤之利
居多伏念京東土壤膏腴甲於天下祇緣積俗
怠玩苟且因循人有遺力地多遺利我

皇上軫念民瘼宵旰勤求無刻或釋

_臣等奉

命查勘所至宣揚

聖德明白曉諭一時民情踴躍歡聲雷動今春融凍

解正動工修築之時臣等分遣効力人員逐一
確估請

旨興工惟是工程浩大地方遼濶臣等欽遵

聖諭殫心籌畫所勘情形大槩如此至高下廣狹隨
宜隨量容有變通之處抑或委員經理未必盡
合機宜圩田之多寡奏效之遲速統俟工完彙
齊送冊將勘過情形繪圖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樂亭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上

无

請封關帝先代疏

本朝李蘭邑人

為請封正神之先世以崇祀典以植綱常事竊
惟天地之正氣靈秀所鍾而忠義之英風淵源
可溯從古以來忠貫金石義蓋山河福

國庇民歷徵神應如關帝者固其正氣獨伸抑亦
稟承有自也乃四海九州窮鄉僻壤皆知關帝
而於其先世闕焉未詳祇緣漢志失傳遂致後
人莫考欽惟我

皇上教忠勸孝崇德報功特加封孔子五代王爵並

增諸賢從祀殊榮曠典千古未有臣愚以爲先
聖之高曾固已獲邀異數則明神之祖父似應
並沐洪仁竊見關帝聖蹟圖誌一書所載里居
世系甚詳內云關帝係夏臣關龍逢後裔祖諱
審父諱毅世居解梁常平倉寶池里以春秋傳
家代有潛德於康熙十七年士子于昌因濬井
得磚考知名氏表其先塋勒爲碑記臣伏念關
帝祖父世德清芬詒謀忠孝而其姓字遺蹟歷
今數千年沉埋井底幾就湮沒幸逢

樂亭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上

三

聖朝乃得昭顯又恭遇我

皇上振幽出滯表揚潛德千載一時萬靈徵應敢請
特頒勅諭

命禮臣酌議追封俾福

國庇民之正神得邀榮恩以扶兩間之正氣以植
萬古之綱常似於祀典名教均有裨益伏候

皇上睿鑒施行

請旨褒封疏

李蘭

爲請

旨褒封以廣

聖恩事欽惟我

皇上褒功崇德懷柔百神往哲前賢悉光祀典江湖
嶽瀆皆沐

恩封此誠從古未有之曠典也

臣切荷

天恩歷官江西見鄱陽湖居五湖之一綿亘南昌南
康饒州九江四郡波濤浩渺水情難測洋瀾左
蠡諸險甚於江海又爲江楚必由水道漕艘鹽
舶官舫商航千帆絡繹實與楚省之洞庭湖無

樂事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上

三

異其湖神係唐正源令張巡與許遠共守睢陽
身衛孤城忠昭史冊後人感其保障江淮之功
奉祀鄱湖唐時立廟於新建縣近湖之吳城鎮
旣而鄱陽縣亦建祠宇江民祀祝已久屢昭靈
應康熙三十八年奉

旨撥江西米十萬石運賑淮陽時值鄱湖巨風累日
禱神旋息三百餘航一夜順渡迄今百姓傳爲
盛事是以忠良而福

國祐民顯而有徵者也今洞庭湖已蒙

恩葺祠立祀惟鄱湖之神未膺

特典

臣

前見大學士臣稽曾筠請祀洪澤湖神一疏

亦稱鄱陽血食張巡已著西江則湖神之爲張巡確實足信用敢冒瀆

聖聰伏乞

勅加封號載入祀典春秋祭享以慰忠勤以昭盛典至廟宇尚皆完固但須飭令地方官不時留心修葺即可永遠勿替而湖神陰沐

皇恩當更效靈於

樂亭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上

三

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矣此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

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臣謹

奏

議論文

古之鄉先進留心時務者嘗有疏其風土之厚薄里居之得失以俟採風者擇焉故議論之文足傳於誌乘茲邑旣罕著述間有一二鴻文偉論歷久盡湮余編纂之初徵之而無以應爰就

見聞所及間附以鄙作疏其一一二不備不備後之覽者尚有所賡續也夫

議五條

西北水利議

徐貞明

當今經國計謨其大且急孰有過於西北水利者乎雖然槩而行之則效遠而難臻驟而行之則事創而未信蓋西北皆可行也蓋先之於畿輔畿輔諸郡皆可行也蓋先之於京東永平之地京東永平之地皆可行也蓋先之於近山瀕

樂亭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上

三

海之地近山瀕海之地皆可行也蓋先之於數井以示可行之端則效近而易臻事狎而入信京東輔郡而薊又重鎮固股肱神京緩急所必需者矧今地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水利尤易易也予所屬二三解事者蓋徧歷山海之境閱兩月而返披圖出示如指諸掌也爲言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而通水與田平一引而至比比皆然姑摘其土膏腴而人曠棄即可修舉以兆其端者自西歷東

如密雲縣之燕樂莊平谷縣之水峪寺及龍家務莊三河縣之唐會莊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崖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莊城東則有馬伸橋灰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舖及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淀疏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通河而下及沙河溝地方又鐵廠湧珠湖以下至葦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成田遷安縣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出

灤河又蠶姑廟湧泉成河與灤河相接夾河皆可田之地盧龍縣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莊撫寧縣西臺頭營河流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自西以東如豐潤縣南則大寨及刺榆坨史家河大王莊之地東則榛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縣清莊塢導河可田後湖莊疏湖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馬之地屯草之地屬於官官

爲闢其蕪而收其利不難也至於民不業者召民業之官爲助其力何至連阡以棄鞠爲茂草乎至於瀕海可用則自水道沾關黑崖子墩起至開平衛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百餘里南北度之百八十里皆隸豐潤其地與吳越瀕海之沃區相等今萑葦彌望而繫名於勢族然葦之利微卽勢族亦無厚入於其間也若如吳越人田而耕之則利十倍於葦卽捐其一以與勢族使不失其舊入勢家亦何憾焉昔虞文靖公

之議東極遼海南濱青徐瀕海皆可田之地今豐潤實其中境欲舉其議而行之茲非其先當致力者乎蓋先之京東數處以兆其端而京東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先之京東以兆其端而畿內而列郡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西北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皆可漸而行也至於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夫事有小用則宜大則局而不通大用則宜小則窘而難

布茲其試之一井究之天下無不利者事有旦夕計功而遠猷不存積久考成而近效難覩茲其暫之歲收久之永賴無不利者特端之於京東數處因而推之西北一歲開其始千年究其成而萬世席其利矣

復海運議

陳維城

海運故道直捷而所經蠶沙綠洋各口蠣房山十九坨諸島有風濤之慮舟楫多被損失此故道之所由廢今誠難與議復也其通蘆臺漕河

樂亭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上

美

無危然必從白場兔兒坨上下挑出道路迂紆四五百里中多堆沙難挑易塞不惟工大財詘抑且徒勞無益民則懲咽而廢食官以覆轍爲畏塗矣因委武學科正王弘爵博訪詳度據稱自灤州王家閘起引灤水入清河導入王塚坨河再導使由艾青溝下接靳家河以通家交流河進黑洋海口經建河堂兒上百有十里復出大沽海口入通州運糧河而上天津地里近工費省間雖有百餘里行海然鹽船乘潮往來不

聞有覆溺足知無虞詢之於衆皆言挑此比舊
二議爲便本府躬自往勘查濼州迄東二十里
馬城堡西爲王家關其南關相距十里原係海
運入濼故道嗣因運罷久湮遂成平田而闢迹
尚存南關頭六里至龍堂橋北有細泉或伏或
見或溝僅一丈不堪載舟是清河小發泉也再
二里有煖泉混混南流漸遠漸大是清河大發
源也濶二丈或二丈五尺深尺半或二三尺三
四尺再八里許則沂河自五子山西灌之其流

益大益深矣濶三丈或二丈五尺深堪通艇又
二十里陷河貫之水不甚大又三里至歇家橋
又三里半至土兒社李家莊其深濶與上等然
不免從此南趨綠洋口入海原運皆由口北王
家關今馬頭營固其舊囤倉處李家莊迤上河
原寬淤填其半而岸有曠地其西半溝半道相
雜民田約十數里過卽王塚北河無源濼河漲
入青不能容必從李家莊西瀉遂下注之加以
秋露泊湖等港諸水臻集故爲極濶不減二十

餘步雖中間淺斷不一而深處爲多詢土人老者皆言自幼未見其涸今春深三四尺夏秋旱甚始消是深者常而涸者暫也且灣環曲直自樊各庄起而高廟莊而曲荒店而磚窯店而馬孤塘而賈各莊而狗兒村而印步店凡四十餘里至楊家莊亦南趨海莊南有沙坨長一里高河五尺若穿之卽艾家青溝東西長七里闊或荒或田深如溝十歲九滄今旱始涸其地多無錢糧民視之不甚惜堪濬爲河過梁各莊而漸

家河流經焉其初甚微出四里至黃坨澗一丈五尺又五里至雙坨澗三丈又六里至栢各莊澗六丈皆沒胸堪載大舟稍南散漫三股澗里許中股五里盡至長坨竈澗一丈若束三股併流澗當數丈矣凡鹽船泊交流河者可望相去五里其源本相接因鹽丁不便往來遂塞使不通河名交流者由海潮而成故微有五里淤淺外則大潮所至橫斜行七十餘里入黑洋海口又二十里則建河海口又四十里則堂兒上海

口又四十里則大沽海口出口入通州運糧白
河百餘里天津衛矣是此道一通不過三百餘
里舟可徑天津抵灤比西由蘆臺河其道豈但
倍近且惟黑洋海口至大沽百十里由海隨鹽
船出入當保無他虞比由綠洋海口造灣其遠
近險夷安危亦不啻十百相懸焉中間應挑之
處計大費工力者不過交流河接靳家河五里
黃坨抵艾家青溝十二里李家莊抵樊各莊十
里煖泉抵南關頭八里與夫王家坨河之經楊

家庄印步店狗兒村賈各莊土淤高厚者十二
三里耳其餘或止應挑深五六尺七八尺濶五
六步七八步者約以河五丈計之論工大小折
半通算濶三丈深一丈者總不過百三十餘里
耳工固不甚多也况下因川澤不損民居妨田
不及五頃其價未足百金驗河所經惟李家庄
西有沙三里楊家莊南有沙一里其餘俱土脈
膠固無憂其善崩河之所自若煖泉若沂河若
陷河若靳家河俱水性如常可弗若其變遷則

語有利無害又孰以踰乎此惟王家閘一處議者每言挑接灤河雖便通舟然灤河西下平疇一丈八尺焉能使之逆流而上入清河哉且灤暴湍常帶沙石漲則閘不能制退必遣沙填積將來歲挑煩費恐反爲青梗莫若挑貴至馬城本堡方議修壕以壕土築城而借壕爲河使可容數十舟南來運艘俱住此焉雖隔灤尚五六里道不甚多且平坦便車至灤易舟而運則青不受沙石擾而挑夫可省歲費似於計兩便也

誠於可挑者挑之可因者因之而李家莊楊家莊南岸各築大壩一道以阻清河併防順王塚坨河入海量置函洞備大水宣洩使青之水盡入王塚坨接靳家河之所置閘設夫守之潮至則啟退則閉又於暖泉上亦置閘以蓄上流細水則水常足舟可輓行天津之運餉無不順下於灤矣由灤而北運建昌大平西運灤陽漢莊陸轉喜峯松棚三屯附近營路東運桃林等口其水路皆可次第畢通豈惟沿邊兵食足卽州

縣衛歲從豐歉粟有出入商舶百貨輳集一而承
變富饒之區矣况遼東海運常苦損舟若永平
運通則由府城而車至山海或舟車至遼東皆
免風濤之險其士餉尚亦有賴是所謂無窮利
也合行各路客兵應修邊工暫行停減或量分
主兵代修而移其衆以濬河計名限日畫地分
工若尚有不足則量加民夫三四千佐之仍委
賢能有司分督則衆力競勸可不月而成無煩
奏請無費帑金於客兵未爲重勞於邊方實爲

永賴矣按弘爵議建閘六處以驅濼水入清河
則王家閘當復舊而今惟達於馬城復唐之舊
規則此閘不復置其二云驅青河水西通鹽王店
歇駕橋當置閘驅王塚坨水通梁各庄河即步
店當置閘三水皆會於海河之下流稍各莊當
置閘今議於李家莊楊家莊各壩置一壩河惟於
接靳家河閘之而於煖泉上置閘蓄焉是皆要
領肯綮矣然弘爵云海邊潮河白蘆臺南旱沽
子起東行三十里至大坨可通巨般坨東北四

十五里由椿樹溝高家莊至李家莊通於建河
下稍順河東北行十里至雖白兒又東十五里
至于家沽入黑洋潮河則黑洋河海迤西全用
建河上稍遷安豐潤所滙白場之水每年積聚
不涸今開漕當開確白兒東水東入於家沽以
接黑洋河閘李家莊使水西通大坨接旱沽子
是東爲李家莊壩西爲李家莊閘中間宜洩合
宜尤爲萬全之計也視昔之沙河旣省而於海
運故道其挑濬之費相當且獲避蠲蛇之險

路不爲國爲民則已如爲之當決策而從事矣
濬樂亭支河議

陳金駿

余續修樂誌作襍祥志檢舊籍知邑被水患至
數而本年六月事又余所目睹者竊以邑承灤
下流自塞外千餘里柳河寬河之水注之入內
地合澈恒長清橫漆諸水遊會於茲以一水當
衆條之水以一邑當衆邑之水而又地勢平行
土脉疏惡此非天行之愆惟地勢然也蓋水之
受源遠者必使有所受以納汪洋之勢亦必有

所分以殺奔迅之形今邑之境內經流者惟青
灤二河外若戴家河賈家河杜家河苑家河董
家河三岔河深者不過三四尺夏秋水盛乃通
則河身淺而水無所受可知矣又邑本以兩河
夾送自景泰間河徒東灤河絕凡附灤諸支港
如沙城社河龐家河中淀河皆絕則河流直而
水無所分可知矣愚竊以爲天下事與其周章
於臨時何如計議於平日與其散財賑粟惠民
於窮約之中何如有備無患措民於皞皞之天

請以每歲冬春之交塞外水絕河流蜿蜒凡邑
中舊河故道悉行挑濬其爲今時河流所及者
空之使深使水之勢有所受其爲今時河流所
不及者決之使通使水之勢有所分如此則滌
以爲洩者旱亦以爲備不誠一舉兩得乎况前
人之已事如白河爲患於順義劉天和請以樂
杓數千具治河官夫遇淺卽濬此先其事而後
水有所受也會同河子牙河爲患於霸州王鳳
靈請多開支河聯絡相屬而委輸於海此先其

事而使水有所分也先事不治迨乎既事貲費而無功不既晚乎說者曰凡民難與慮始可與圖終昔之舊河陵谷既久漸成田廬况邑多旗庄地

內府稅糧所在未可輕議予曰唯唯否否荀曰舊河本非民之所宜有况平原壤土疏故港鑿新渠蓋亦數十年來京東之

功令曩者

世宗憲皇帝命怡賢親王躬歷郊原盡力溝洫引港疏

樂亭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上

四

渠開京畿水田數百萬頃維時若灤若遷安與邑接壤亦各開水田數十頃唯邑未遑特乏任事之人耳灤與遷安不皆五百里內圈地乎誠使誠孚誼洽熟議詢謀捐小利成大功於舊港疏淪外更相河流兩岸窪灘地因其高下開濬長渠近海者兼行潮田法吾知斥鹵變爲膏腴分水之道既多奔騰之勢自減人歌樂愷士慶安瀾與鄭國史公並懋不朽矣豈非民之所樂從哉

瀕海潮田議

陳金駿

南方山高土硬可耕之地少故其民習於農事
凡瀕海之區槩爲潮田蓋潮水性溫發苗最沃
一日再至不失晷刻雖少雨之歲灌溉自饒其
法臨河開渠下與潮通潮來渠滿則牖而留之
以供車戽中間溝塍地埂宛轉交通四面築圍
以防水滂凡屬廢壤皆成膏田聞昔明世袁中
郎黃爲寶坻令嘗行其法於壺盧窩等村至今
賴之汪司農應蛟至天津見白塘葛沽一帶斥
鹵民之近河藝豆者每畝收不過二斗依閩浙
潮田法開渠築堤種水稻二千餘畝收穀四
五石不等土人至今猶傳爲十字圍者然則潮
田之法不獨南方卽北地邊海之區皆可依倣
而行也

坵地墾田議

陳金駿

從古立國者必有川澤之利川主流澤主聚二
者相爲體用澤不得川不行川不得澤不止廢
一而患斯至矣北地原衍凡經流之河皆川也

凡低窪之地皆澤也自小民不知大體規覓小利見有灘城者往往占耕爲業報墾升科而地方有司不察其爲澤與潏也或以開荒增賦爲己最近年以來貪小利而忽大計使水無所蓄水患瀕至未必不由此也不知淀泊城灘本非耕地偶然減涸旋復潏蓄倘不加察偶乘減涸卽聽墾田吾不知不數歲又將以水佔除糧見告矣爲今之計凡城地之認墾者當詳察其情形如無關河道經流積水所潏固不當使地有餘利倘或本爲廢窪偶然減涸則勿輕議墾如是則川與澤常相須水患可蠲而旋墾旋除此等案牘亦稀矣

辨

五條

山戎國辨

陳士元

春秋之山戎在黃帝爲葷粥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爲玁狁漢曰匈奴齊桓公越燕以伐山戎次孤竹還杜預云山戎北狄胡安國云桓不務德勞中國而事外夷爭不毛之地又按唐李德

裕幽州紀聖公碑云北狄之裔或曰獯豸或曰山戎是山戎之非燕地彰彰也今舊志云灤在春秋時爲山戎國通典亦云灤爲山戎肥子二國地誤矣

右北平郡辨

顧絳

漢右北平郡治平剛後漢治土垠水經注魏氏土地記曰薊城東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薊城今京師也括地志漁陽郡東南七十里右北平城按當在今薊州玉田界此後漢之右北

樂亭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上

四

平也若平剛則在盧龍塞之東北四百里此前漢之右北平而李廣之所守也舊志云今府城南有李將軍射虎石固謬水經注言此石在玉田無終之間是亦後漢之右北平爲李廣所治與東越青陘之說自相矛盾著述之難如此又何恠乎後之傳譌者邪

石城辨

顧絳

漢右北平郡之縣十六其三曰石城後漢無之蓋光武所併省也至燕分置石城郡考之通鑑

及晉載記得一事慕容寶宿廣都黃榆谷清河
王會勒兵攻寶寶師輕騎馳二百里晡時至龍
城會遣騎追至石城不及是廣都去龍城二百
里而石城在其中間也慕容熙敗於北原石城
令高和與尚方兵於後作亂註云高和本爲石
城令時以大喪會於龍城是石城去龍城不遠
也魏書地形志廣興下云有鷄鳴山石城大柳
城此卽漢之石城矣魏大平真君八年置建德
郡治白狼城領縣三其一曰石城有白鹿山祠

其二曰廣都水經注石城川水出西南石城山
東流逕石城縣故城南北屈逕白鹿山西卽白
狼山也又東北入廣成縣東廣成卽廣都城燕
之石城在廣都之東北而此在廣都之西南是
魏之石城非燕之石城矣隋書始無石城云北
齊廢之而唐書平州石城下云本臨渝武德七
年省貞觀十五年復置萬歲通天二年更名有
臨渝關 大海有碣石山是武后所更名之石
城又非魏之石城矣遼史灤州統縣三其三曰

石城下云唐貞觀中於此置臨渝縣萬歲通天
元年改石城縣在灤州南三十里唐儀鳳石刻
在焉今縣又在其南五十里遼徙置以就鹽官
是遼之石城又非唐之石城矣今之開平中屯
衛自永樂三年徙於石城廢縣在灤州西九十
里乃遼之石城而一統志以爲漢舊縣何其繆
與

平州辨

顧絳

平州之見於書者有三有地名有國名有州名

樂亭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上

號

左傳宣公元年會於平州以定公位地名也史
記朝鮮傳封王峽爲平州侯功臣表又有平州
侯昭涉掉尾國名也其州名亦有三有漢末平
州有晉平州有後魏平州漢末公孫度自號平
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淵並據遼東此漢末之平
州也

平州本取遼東襄平爲名

魏分遼東昌黎元菟帶方樂

浪五郡爲平州後還合爲幽州晉武帝咸寧二
年十月分昌黎遼東元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
置平州治昌黎

當卽漢之交黎

此晉之平州也至後魏

平州乃治肥如而自齊以下因之遼史引公孫度之平州於此則誤矣

公孫度平州牧辨

周 宇

遼史及舊志皆以灤爲漢末公孫度所據綱目書以公孫度爲遼東太守史譜云度立菟人初平初爲遼東太守自立爲遼東侯傳子康及孫淵按漢獻帝建安九年曹操表封度爲永寧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爲是度與遼西右北平無與也考度之別傳自稱平州牧東夷九種皆

樂亭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上

辛

服事焉豈以漢之平州爲隋唐以後之平州而誤邪蓋漢之平州在遼東立菟樂浪等地隋唐之平州乃盧龍石城馬城晉漢所謂右北平遼西地今之永平是也漢靈帝中平六年劉虞留公孫瓚屯兵右北平瓚殺虞盡有幽州是遼西右北平入於瓚矣瓚死於獻帝建安三年豈度與瓚同時而誤邪

序

四篇

求生編序

楊 鎬

余不佞濫董營平兵事並得以三尺請姦慝久之則察諸所論報者間有析言破律峻文決理或汶汶惛惛罔衷諸道彼氓之習故武悍何恠輕抵文罔乃化導無素慎麗弗庸豈惟周納驅扇者足以寃人下士離章句而服官政見聞之東而囂繁之厭卽滿腔惻隱鈴網猶未易開故頗類糾紛之日滋也譬醫無秦越人之神識岐黃書又畧而不覘而日操其劑以嘗試病人病人能生者與有幾曩余令江右時今方伯馮源

泉公由比部往讞獄刻有明刑錄者所用以生江右者也然江以右獄情多深詭冀以北獄情又多荒忽其荒忽者筆楚之下劫於積威若見望風引服無可生理而其實有大相乖刺坐棘木者弗詳於五聽入辟亦無以馮公之錄跡之耳錄有招擬體式律例摘要法家尚之今取之所謂聽斷衡鑑檢驗事宜屬樂亭令刊布海上名曰求生編者會皇上方諭司寇言是後恤刑之典直省各歲一舉以爲常蓋天子將洽好生

之德奚可臣下而無求生之道昔張釋之徐有
功皆以平恕稱最於漢唐乃說者謂釋之際寬
仁之主特易而有功難於今有其易無其難司
民命者宜如何

求生編後序

潘敦復

營平爲畿東重鎮控制邊徼民習勇悍故輕生
士仕茲土又勘都刑書多任情於是邊之民有
不得其生者矣吾觀察楊公以殿中執法於壬
辰秋弭節焉飭兵振紀匈奴且遠塞諸所爲明

樂亭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上

三

慎平反以求民之生者其精神念慮常運於法
之中一日敦復以獄事晉謁公詳教以推鞠之
方因出所攜馮源泉公明刑錄云曰此曩時與
此公共事江右刻之以生江右之民者中聽
斷衡鑑檢驗事宜尤最切民生盍易名曰求生
編另梓之以爲邊地折獄者之一助敦復奉命
集工剗刷之惟恐緩書成公自叙其端又並餉
部陳公所製叙授敦復讀之則竊慶邊民何幸
際吾觀察公以生之也又何幸際吾餉部公有

以相成而共生之也昔神禹之言曰堯舜之民
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予之民各自以其心爲心
至下車泣焉惻惻然以求民之生者可想已
夫民猶赤子也無知而入於井有可生之理世
儒往往操切尅薄弗求其生間有資性仁厚稍
知欲求生而淺見狹聞膠 宰新糾紛舛錯反
礙其生理是欲援赤子而不以其道也此書一
出聽斷者師其意檢驗者守其法遇一民求一
民之生遇什百民求什百民之生遇千萬民求
千萬民之生將躋海內壽域獨邊民遂生哉頃
聖天子允大司寇請將興堯舜之理公又以求
生之心推神禹之心且寄之編以垂無窮固愈
爲斯世斯民慶也郡伯馬公闡繹求生之旨甚
詳公之仁心仁政如天無所不生載在江右畿
甸民口碑敦復門墻士管窺不足以識其大敬
述刻書之意如此

勸民書序

潘敦復

考古比閭族黨非保甲法乎本鐸巡行道路則

今鄉約意也我太祖聖諭洋洋蓋兼舉之矣不肖自學語時先君子卽教以孝順父母六言稍長習經術又每謂保甲爲最善法而尤亟稱於藍田呂氏鄉約且曰倘他日爲政其以此勸民毋忽時不肖心竊識焉癸未令洛未及行丙戌令固陵行之而未久歸與鄉人爲興仁會然亦一鄉之人勸耳庚寅夏令今樂邑會衛宇孫公以名柱史守北平條畫保甲法甚悉中寓鄉約諄諄勸民爲善無陷於惡意至厚己第邑頻海

俗舊愚悍如聖諭所云亦未嘗聽覩民卽具有良心誰爲感發訟繁盜熾獨民敝耶乃取大中丞周公訓解少司徒溫公長歌大司空襄公所衍十勸十戒諸先哲格言並疇昔編次鄉約事宜彙爲一帙以勸吾民月朔望親爲講說遠邇百姓以訟至者輒以六言反覆曉諭往往悔悟求是帙以歸行之數月寢寢有風移俗易之意民心易勸此足徵矣夫民誠勸也將比屋可封何煩保甲哉是在吾司世教者力行之而已若

夫轉相告語期不犯於有司此又吾民所自爲
勸而吾亦重有望於東溟矣

衛民書序

潘敦復

夫兵肇涿鹿歷百世弗易豈徒務耀武哉國家
所寶惟此林林總總之衆內變外患不時恒有
匪兵胡以衛焉顧郡縣之兵與隸司馬者不同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爲政而至棄民亦重負
君父矣樂亭南距海四十里而近北距邊百七
十里而遠辛卯之夏獫狁匪茹擾我邊圉致使

隣壤之民望吾城奔避者三日弗止吾民亦因
而騷動於是揀選鄉兵設法團練業有次第已
今歲春日本弗靖主上宵旰廟堂每以剝床爲
慮至厘詔旨練鄉兵甚急諸僚佐謂我兵幾萬
人條約口授弗悉也且關臺劉公有云三閱條
約真保障嘉猷也帑力行之卽有勇知方何難
乎觀察白公亦云操防事宜欸欸明悉俱有紀
律節制可裨實用該縣可謂深於兵者矣當今
邊警未寧倭報又至如議着實行仍移文各州

縣照行繳如此奚靳不 付梓而使人人閱紀
律節制有勇知方也廼命鄧尉劓劓之書成以
月朔望講武卽令鄉約老人振鐸營中宣揚聖
諭使吾兵知戰陣無勇非孝也尊其上敬其長
謂此物也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睦鄉里也壯者
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制挺撻秦楚堅甲利兵
訓子孫也無事則兵歸於農有事則農列於兵
何嚮非生理也平日訓誨臨陣退縮規避作奸
犯科一切禁止使無踰越則非爲何自而作也

是吾之所以衛民者又不出勸民中矣晉臣有
言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大蒐而示之禮矧
君子以王道父母民者邪願與邑父老勸相以
共成此衛民之政